

待胡百

待胡百

责任编辑 徐 侗
封面设计 邹越非
版面设计 冯根寿
题 花 王清涛

诗 词 百 品

陈如江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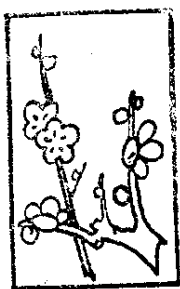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18,000

193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4,000

ISBN 7-80515-458-X/I·13 定价: 2.00 元



目 次

序.....	毛时安 (1)
无理而妙.....	(7)
尺水兴波.....	(9)
反覆成趣.....	(11)
背面敷粉.....	(13)
用常得奇.....	(15)
劈空而起.....	(17)
临去秋波.....	(19)
惜墨如金.....	(21)
特犯不犯.....	(23)
蝉联取势.....	(25)
据实构虚.....	(27)
片言百意.....	(29)
借石他山.....	(31)
古意妙翻.....	(33)
奇句夺目.....	(35)
卒章显志.....	(37)
借人映己.....	(39)

意象叠加·····	(41)
小中见大·····	(43)
化美为媚·····	(45)
寓庄于谐·····	(48)
因形说理·····	(50)
景入理势·····	(53)
淡而有味·····	(55)
华而有实·····	(58)
互文见义·····	(60)
正言若反·····	(62)
不诚无物·····	(65)
用墨如泼·····	(68)
点铁成金·····	(70)
随景着色·····	(72)
以少总多·····	(75)
谐音双关·····	(77)
重言摹拟·····	(79)
宕开作结·····	(81)
抑扬互用·····	(83)
袭故弥新·····	(85)
颠倒词序·····	(87)
乐景写哀·····	(89)
一字千金·····	(91)
相反相成·····	(93)
瞻言见貌·····	(96)
托物言志·····	(99)

求全之毀·····	(102)
重沓舒状·····	(104)
化丑为美·····	(107)
遗貌取神·····	(109)
扫处即生·····	(112)
沿浊更清·····	(115)
以动衬静·····	(117)
就景叙情·····	(119)
俗中出雅·····	(121)
自标灵采·····	(124)
上下钩勒·····	(128)
用事入妙·····	(131)
盘马弯弓·····	(134)
诗中有画·····	(136)
自然成对·····	(139)
情中有思·····	(141)
非喻不醒·····	(144)
取类不常·····	(146)
博依繁喻·····	(148)
烘云托月·····	(150)
传情入景·····	(152)
藕断丝连·····	(154)
以有显无·····	(157)
双声叠韵·····	(159)
声义相切·····	(162)
随情用韵·····	(164)

四声参互·····	(169)
首尾相衔·····	(171)
以景结情·····	(173)
感觉移借·····	(175)
事断意贯·····	(178)
语脉连属·····	(181)
绝处求生·····	(184)
尺幅万里·····	(187)
运巧于拙·····	(189)
陈古刺今·····	(191)
夸而有节·····	(194)
体物入微·····	(197)
交综呼应·····	(200)
一字作纲·····	(203)
龙跳虎卧·····	(206)
不离不即·····	(209)
时空交织·····	(212)
疏密相间·····	(216)
刚柔并济·····	(219)
认假作真·····	(222)
不整为整·····	(225)
逆叙倒挽·····	(228)
同字回互·····	(231)
 后 记·····	 (236)



序

毛时安

如江是我大学里的同班同学。

有几次,他对我说,如果他出书一定让我写序。我一口答应下来。其实我心里老大的不乐意。因为现在的“序”一般都请名人来作。而有时候名人又不熟悉作者,也无暇读他的书,写出来的序就难免有隔靴搔痒、雾里看花之感。我自己就寻思着破破这个规矩,请自己身边的知心朋友们有朝一日为我想象中的书写个序言什么的。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如江。而且,我想这次如江请我作序,多少也有点玩笑的性质吧。但是我又知道如江的为人,他即使玩笑也是开得挺真诚挺严肃而决无浮滑之心的。我就此多了一个心眼。

果然,有一天冷不丁他站在我面前,拿出一叠厚厚的稿子,限时限刻让我把序文交出来。一副心焦火燎的样子。

对于比我小十来岁的如江，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师友，抱着一种敬意，他稳重而纯朴，办事练达又不失赤子之心。尤其是他工作学习起来的那股子劲头，实在使有名士习气无名士才气的我心向往之。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的作息表最严格最准确。那时，我住三楼宿舍的上铺，好捂被窝。早上懒得看钟，从被窝探头朝窗外一瞧，能看到他捧着英语书在操场跑道上念念有词的时候，就准是七点了。我至今依然记得晨曦中他的剪影。一吃完晚饭，他又径自背着书包去教室找座位自修，简直就是一只钟，一只上足发条似乎无需加油的天文钟，准得要命，风雨无阻。

当编辑，他又是个顶真得可以的编辑，一部又一部书稿他连着看，简直是“不舍昼夜”。时下大伙儿都忙自己的事，象他这样热心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编辑并不太多。

张岱《夜航船集》序中有一则小故事。说的是一艘夜航船里有一位年轻的秀才，自以为有学问，多占着人家的座位。和乡人缩在一起的一个老和尚问这位秀才：“请教，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不看是四个字吗？当然是两个人！”秀才振振有词。“那么，孔孟是一个还是两个人？”“不见是两个字么？当然是一个人！”

和这位年轻秀才相比，如江既没有他的无

知,更没有他的狂妄。相反有他的反面: 饱学和虚怀若谷。我想, 这就是“学然后知不足”罢。

我一直认为, 对于艺术, 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欣赏, 应是中国人修养的一个部分。但是, 欣赏古典诗词需要相应的知识和技巧, 否则就如马克思讲的, 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 再美的音乐也是没有意义的。而我们许多专家学者都忙于高头讲章, 研究诗词技巧的优秀著作却如凤毛麟角, 很难在书肆里看到。如江的《诗词百品》从中国古代诗论、词论的大量材料中, 披沙拣金, 集腋成裘, 得以使我们能在迈过一级级的台阶之后, 初步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美, 并且由此掌握、理解古典诗词的规律和技巧, 今后去饱览诗词王国的无限胜景。

收在《诗词百品》中的文章可以当得住刘熙载对五代小词的评价: “虽小却好。”好就好在, 如江确实确实掌握了每品的真谛, 并且以平易近人的叙述语调, 条分缕析, 发隐抉微。他能做到这一点, 关键如叶矫烈所说: “以局外身作局内说者也, 故其论平而取义精。”

我个人觉得, 这类文章之难写不亚于长篇论文。当我们开始写的时候, 仿佛站在一马平川的开阔地上, 处处是路。但是, 每写一篇就如在自己身边筑起一道墙。到后来, 就周身是墙, 转身也不易了。没有深厚的学殖就难免捉襟露

肘,甚至出乖露丑了。试想,片言百意、以少总多、尺幅万里,其间的语义差异何等细微。倘是锦拳绣脚,决难胜任。真是“好了得的本事”!

困难之二,是如江的这些文章本都是可以有大发挥的余地,而现在限于体裁,就得化大为小,缩龙成寸,在极有限的篇幅内阐明一种艺术原理。这样就要“不贵能言”,还要“贵于言而能舍”。如江在“舍”字上下了大功夫大力气。我想,对于工作繁忙而经济有限的读者来说,不仅省了钱也省了精力。花钱花精力去消费冗言,最令人痛苦。

困难之三,文章虽短却短中见长。说理曲折而充分,文字委婉清丽,读来不让人感到单薄。记得大学里教我们写作的先生有一次讲评作文时说“短文要俏”,那时仅仅理解为文字的俏丽,其实是很肤浮的。这“俏”应该是内在的结构肌理上安排的紧凑,布局的曲折合理。这就如苏州的那些古典园林,咫尺山水,峰回路转,时而曲径通幽,时而豁然开朗,在有限的方寸中感受到无限的韵味和生机。如江写这些文章好比“戴着镣铐跳舞”,好在他跳得不错。

“文章甘苦事,得失寸心知。”收在这部书里最早的一篇还是大学里写的,发表在母校学报上。后陆续在香港《大公报》刊载。元人杨维桢说:“真赏贵于偶会。”为了求得“偶会的真赏”

之机，如江一定度过了许多不眠的长夜。在繁忙的编稿之余，这样漫长而精心地伴着孤灯笔耕，也还真有点难为了他。

如江把这本书题名《诗词百品》。这个“品”字下得极精当。品，在中国古代美学中有两种解释，一为品级，一为品味。如江取后一意。中国古典艺术欣赏的全部奥秘，盖在一“品”字。倘若我们把一首宋人小令或唐人绝句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放在一起欣赏，就不难理解中西古典艺术欣赏都需要投入情感的体验，但前者是一种内在含蓄的激情，后者却是外在奔放的激情。在节奏的安排上虽然同为韵文，也大异其趣。对于前者尤须细品其味。对于现代人来说，欣赏中国古典诗词其实是一种相当理想的调节和休息。《诗词百品》能教我们欣赏的技巧，但我们切莫以为，有了这些技巧就解决了欣赏的全部问题。重要的还在于自己去“品”这些艺术精品咸酸以外的滋味。

前不久回母校讲课，途经我梦牵魂挂的第一宿舍，我似乎突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在大学毕业等待分配的日子里，宿舍里常常没人住，有时候，我俩就住一间，对床夜语，从遥远的黑洞谈到身边的人事，从昨天的人生聊到未来的道路，无话不谈。月色探头探脑地照进来。有时直谈到窗露晨曦。

“将来会怎样呢？”

我猛一楞。仿佛又听到了他的发问。

是的，将来会怎样呢？

如江正届而立之年。如日方升。我希望无论学问还是人生，他都有着金子般的“将来”。

一九八八年元月



无理而妙

《西厢记》中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唱词：“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用眼泪染红枫林，这无论在生物学还是在物理学上都说不通。然而在心里和感情上却是逼真的，极细微而深刻地表达了莺莺缠绵悱恻的离愁别绪。古人曾称之曰“无理而妙”。

诗人感情在真挚激动的时候，“正言直述，易于穷尽，而难以感发人意”（方东树语），而以无理来表现，则能“传难言之意，省不急之文，摹难传之状，得意外之情”（黄侃语），使作品意显情足，达到艺术效果上的独特妙处。无理而妙中蕴藏着相当精微的艺术辩证法，为古往今来的艺术大家所臻力以求。试看李煜的《清平乐》词：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这是怀人之作。作者触景生情，写出自己因离别而引起的眷念、怅惘的情感。对远人的深切怀念，寤寐求之，不免形之于梦，这也是合于情理之事。而作者却出人意外地写“路遥归梦难成”，说是因为路途遥远，难以梦中相见。大家知道，梦是人的思维活动的一种形态，是潜在意识的一种表现。能否成梦，与路的远近全然无关。岑参的《春梦》诗中有所谓“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可见，李煜这句词违反了一般的生活常识。然而诗人就在这无理中表达了极深挚的感情，不仅远人路遥难归，连归梦也作不成。这就把在现实生活中不能相见的抑郁、凄凉、悲怆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虽写得无理，可读来“不觉其虚，弥觉其妙”。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莎士比亚说：“最真的诗就是最假的诗。”

当然，无理也决不是不着边际的行空天马，无理必须合情。“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寸”（刘熙载语）。



尺水兴波

文似看山不喜平。诗歌艺术亦当如此。“尺水兴波”就是古代评论家从这一角度出发对诗歌所作的要求，姜夔曾对此作过很形象的解释：“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诗词艺术，特别是小令绝句，一旦能够做到波澜起伏，曲折多变，往往会产生诱人的艺术魅力，试看唐无名氏《醉公子》词：

门外猧儿吠。知是萧郎至。划袜下香阶，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罗帏。不肯脱罗衣。醉则从他醉，还胜独睡时。

全词摹拟女子喁喁的口气，曲折写来。夜深人静，孤灯独守的女子忽闻门外“猧儿吠”，知是爱人已经归来，急忙奔出迎接。从急待之心到喜悦出迎已是一层转折。然而“划袜”以迎，只落

得个扶醉人而归，从喜悦之情又回到怨恨之意，是第二层转折。入得罗帏，必会有不尽的两情缱绻，从怨恨之意再回到缠绵之情，是第三层转折。而这个冤家却偏偏“不肯脱罗衣”，拒人于千里之外，从缠绵之情又跌到失望之意，是第四层转折。这时这个女子只得自家开释，自我安慰，而有第五层转折。全词内容层层引出，反复多变，波澜迭起，摇曳多姿，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深得尺水兴波之妙。因此《怀古录》指出：研读此词，可悟诗法。

尺、水兴波也是人们欣赏心理的要求，转展腾挪、回环反复，使人读来感到兴会淋漓，意味无穷，而一泻无余、顷刻荡尽，使人读来感到枯燥乏味，如同嚼蜡。因此，尺水兴波的审美特征在于力求反映出生活的本质，在有限的篇幅内显出层次，显出波澜，显出感情的广度和深度。从这一点出发，也就要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当于无字处为曲折，切忌有字处为曲折”（况周颐语）。



反 覆 成 趣

古人咏梅诗云：“满眼是花花不见，一层明月一层霜。”满眼梅花，却梅花不见，只因被一片香雪而引起视感的错觉，好象高的是一层明月，低的是一层严霜。上句后半句的“花不见”与前半句“满眼是花”是两个相反的意思，诗人把它们组合在一起造成翻叠，于反覆中见出趣味，更进一层的把梅花盛开的情景表现了出来。这就是“反覆成趣”的艺术手法。

诗词艺术贵于在有限的篇幅中有辗转回旋的天地。反覆手法的运用，有助于增加诗意的层次、波澜与密度，使读者在阅读中始终保持着新鲜感与趣味，“如游名山，到山穷水尽处，忽又峰回路转，另有一种洞天，使人应接不暇，则耳目大快”（杨振纲语）。试看王建《宫词》：

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
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